

扎西德勒，我们的新家园

西藏易地扶贫搬迁搬出幸福美好新生活



富带头人。洛桑念扎说：“挪出了穷窝，机会自然就来了。”

从求生到谋幸福：“你好，新生活”

“三岩”，一个地域词汇，在藏语里面，却有着“劣土”的含义。从昌都市东行约300公里，一条金沙江将川、藏两个省份隔开，三岩人就在大山和峡谷的过渡地带，沿江而居。由于地势险恶、土地贫瘠，三岩人世世代代走不出大山，很难融入外部世界，几乎陷入“越穷越封闭，越封闭越贫穷”的死循环。2018年5月，西藏作出实施三岩片区跨市整体搬迁的决策。在金沙江畔离群索居的1.1万名三岩群众，终于迎来了人生转变。

走进拉萨市柳梧新区的昌乐苑安置点，搬迁户们住新楼，子女就近上学，老人就医方便，年轻劳动力要么在家门口上班，要么去市中心寻找就业机会。从芒康县戈波乡迁来的阿帕老人由衷感慨，犹如一股春风迅速消融冰雪，三岩人一步跨千年，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
沐浴着脱贫攻坚春风的，还有藏北广袤草原上的牧民们。为破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难题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，西藏实施高海拔生态搬迁，计划8年时间内搬迁13万人。

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区噶冲村内，坐落着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高海拔生态搬迁安置点。2018年6月，生态环境脆弱、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荣玛乡整体搬迁，262户1102人离开总面积比海南省还大的荣玛乡。人退草进，搬迁后荣玛乡放牧的牲畜减少接近九成，退出草场357万亩。羌塘大草原上的藏羚羊、野牦牛、野驴等野生动物，迎来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。

离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“生命禁区”，牧民们还是担心：“今后生活何去何从？”市、县、乡各级政府精心规划，在噶冲村安置点新建了牦奶牛养殖场、绵羊育肥场和牧家乐等，用于安排就业。最近，这里还借助紧邻青藏公路的优势，修起了停车场，办起了快餐店。

扶贫干部拼尽全力，搬迁户们也积极作为。在噶冲村两公里外的拉萨市英雄美朵景区，19岁的交穷凭借从小学会的骑射技艺，每周都会去马场表演马术。在昌乐苑安置点，42岁的扎西罗布也忙碌起来。这位结婚后几乎没有做过家务活的三岩汉子，最近前往市政环卫公司上班。“该给的政府都给了，未来的美好生活，还靠我们自己创造。”他说。

从孤独立到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：“哈达献给党”

初秋的清晨，玉麦乡小学铃声响起，孩子们的琅琅书声很快就在山谷间回荡。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，曾被称为“中国人口最少乡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里只住有一户三人——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、央宗。桑杰曲巴和父老两代人几十年默默守护祖国领土的故事，如今已被许多人熟知。

13年前，高中毕业的巴桑次仁初到这里工作，深深体会守边的不易。“刚来时，乡里没有学校，人们临时把一间土房改成教室，这里的孩子才第一次在家门口上课。”如今已是玉麦乡玉麦村党支部书记的巴桑次仁回忆。十几年前，玉麦不通公路。每到冬季大雪封山，巴桑次仁和乡亲们与世隔绝，往往一过就是小半年。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近年来，西藏大力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，一个个偏远、闭塞的边陲乡乡，如今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置身于玉麦乡街头，一座座藏式小院错落有致，道路两旁商店、家庭旅馆、藏餐馆林立，学校、卫生院、村民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。卓嘎、央宗姐妹告诉记者，政府给乡民们发放各种补贴和生态岗位工资，还想方设法帮着发展边境旅游、竹器加工等产业，“在这里守边戍边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们！”

国家厚爱如山，换来的是百姓深情似海。一个多月前，随着一辆辆卡车缓缓驶入山南市错那县卡达乡，“边境小康村”多塘村迎来了一批新居民。在这里，他们将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山边放牧、发展生产。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最大家。”边巴旺久是第一批自愿报名的搬迁者。他说：“党和国家关心、关怀我们，我们愿用生命守护好祖国的一草一木。”

在群山环抱的玉麦乡，这几年随着新人口入住，现在居民也已超过200人。曾经的孤独冷清，逐渐被热闹取代。国庆将至，玉麦乡每家每户门前都换上了崭新的五星红旗。卓嘎的小女儿巴桑卓嘎1996年出生，去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玉麦。“家是玉麦，国是中国。”她说，扎西德勒，我们将用双手建设美好家园。

从“老三样”到“新三园”

重庆开州农业产业化发展观察

新华社重庆9月28日电(记者李勇、陈国洲)绵密秋雨中，重庆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高山上的万亩茶园云雾缭绕，让这个摘下穷帽走向小康的山村充满诗情画意。

村民蒋开洪倚靠在他家小超市门口看雨：门前就是生态茶园，山那头是康旅药园，再翻过山是果蔬园。脱贫攻坚中发展的“新三园”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模样。以前种的是苞谷、洋芋、红苕这“老三样”，去掉买种子、化肥等的成本，挣不了什么钱，土地慢慢地都撂荒了。”蒋开洪说，现在他家以5亩地入股合作社，除了固定分红，他还在茶园里当“工人”管护40多亩高山生态茶，一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。

大进镇位于大巴山区深处，2014年贫困发生率达18.7%，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。2017年8月，重庆市

决定由18位领导担任18个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，并由18个市级扶贫集团进行对口帮扶。大进镇迎来了重庆市委组织部扶贫驻镇工作队。

“‘新三园’代表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产业，在大进镇是茶园、药园、蔬果园，在其他乡镇可能是柑橘、花卉、生态园，是成百上千种农业新供给。”重庆开州区区长蒋宸说，脱贫攻坚中，开州区每一个村庄都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优势产业，通过“合作社+公司+农户”的利益联结机制激活了农业潜力，并进一步与乡村旅游融合，多维度为乡村振兴赋能。

在大进镇新元村，漫山遍野的金荞麦长势正好，修葺一新、黑瓦黄墙的农家小院点缀其中。村支书左仁平正在查看药园长势，他说自己当了27年村干部，种了一辈子地，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这土

地的价值。过去农地一年一季种苞谷、洋芋或者红苕，现在5月种四季豆、6月种白玉萝卜，或者来年2月套种土豆，一块地收好几茬，每亩年产出从过去的不足1000元增长到现在的5000元左右。

“新三园”背后是农业产业化、一体化发展。今年4月，“巴味渝珍”杯重庆市第三届斗茶大赛就在大进镇红旗村万亩茶园举行，令“巴渠茗茶”名噪一时；去年11月，首届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博览会在开州举办，签下总金额超53亿元的56个中药材加工、康养、产销大单；在开州区浦里新区，一个规划面积达3.6平方公里、年产值达150亿元的食品医药产业园正在崛起；农村电商集配服务已经延伸到每一个村庄，解决了农产品日常销售问题……

“新三园”成了“新三景”，变身优质乡村旅游资源。今年国庆期间，一条连接

大进镇到四川宣汉“巴山大峡谷”景区的旅游公路即将通车，游客到这里欣赏田园风光的同时，还能采茶、摘果、挖药，体验农家生活。

蒋开洪开了20多年小卖部，以前商品卖不动经常放过期，如今，小卖部变身小超市，商品销售“提档升级”。“现在村里人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，游客也多了起来。”蒋开洪说。2019年底，大进镇的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.3%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1500元。

重庆开州区委书记冉华章认为，从“老三样”到“新三园”，反映的是脱贫攻坚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农村产业调整的大趋势。他说，“脱贫攻坚为偏远山村带来了新的产业、新的发展模式，为当地脱贫后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。”

彝寨新生

喜德县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后七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，洛莫乡乃托村是喜德县的一个极度贫困村。该村位于平均海拔2800米的高寒山区，由于自然环境艰险、道路交通不便，居住条件十分恶劣。

2019年9月，乃托村整村搬迁至贺波洛乡跃进村集中安置。在四川省什邡市的对口帮扶下，乃托新村硬件设施得到极大改善，同时，在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下，居民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。

►9月26日，在四川省喜德县乃托新村，一名彝族妇女带着孩子在院落里玩耍。
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

①上图：在乃托村旧址，村民牵马走在道路上(新华社发，2019年9月8日摄)；

下图：9月26日，在乃托新村，一名彝族青年骑电瓶车回家(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)。

②上图：在乃托村旧址拍摄的彝族儿童(新华社发，2018年11月30日摄)；

下图：9月26日，在四川省喜德县乃托新村，几名儿童在打篮球(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)。

③上图：乃托村旧址的屋舍(新华社发，2018年9月8日摄)；

下图：乃托新村的整洁屋舍(9月26日新华社记者李梦馨摄)。



驻村第一书记的12本扶贫日记

我的“十三五”

千里房县，崇山峻岭，沟壑纵横。鄂西北十堰市房县窑镇镇西沟村，在过去5年多时间里，由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县脱贫出列的示范村。这背后，离不开一位扶贫一线的“老村官”。

9月26日，星期六。记者到西沟村采访，驻村第一书记余建福正与村干部商量村中茶叶基地的秋冬管理事宜。“现在秋茶采摘进入尾声，接下来就要进行深耕和除草，为明年春茶做准备。”他说。

站在西沟村的高处望去，只见全村茶产业已初具规模，一片郁郁葱葱，秋风拂过，茶香扑鼻。而在5年多前，西沟村一穷二白。全村80%房屋是土坯房；村民大多种庄稼，有部分老茶园，所产茶叶也只是自采自喝；小伙出门当女婿，姑娘出门不回来；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……过去5年多来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如

何在西沟村落实落地，被余建福写进了12本驻村扶贫日记里。在这些日记本中，记者看到了西沟村发展产业、决战脱贫攻坚的历程，也找到了西沟村5年“蝶变”的脱贫印记。

余建福2016年3月7日在日记中写道：通过大半年的茶叶发展推动工作，绝大多数农户积极主动，从田地的起垄到播种都能精耕细作，但也有部分农户无动于衷。

发展产业是贫困户脱贫的治本之策。为了把茶叶产业做实做强，余建福既当参谋员、技术员，又当信息员、服务员，他挨家挨户动员建茶园。作为县农业农村局的专业技术人员，从规划放线到深翻起垄，从整地到播种，他一直坚持科学指导，严格把关。他还专门聘请茶叶专家，到田间地头讲解技术。

在余建福的谋划推动下，西沟村茶叶产业从无到有，发展了标准化茶叶基地，还培育了茶叶合作社，引进了省级茶叶龙头企业。

余建福2017年4月10日的日记写道：保康荆山锦茶叶公司将制茶机械拉到了西沟村，我们今天协助进行了安装。引进茶叶龙头企业是我们发展茶叶产业的工作重点，必须做好服务。

2018年5月22日，他有了更多产业方面的思考：今天，我们安排了辣椒苗的移栽工作，村里除了要把茶叶作为主导产业之外，更要大力发展其他种植养殖业。在次年5月6日的日记中，余建福记下了西沟村养殖业的起步。他写道：今天召开村干部会议，商议了茶园养鸡问题，并到三岔村周本建家中实地察看了鸡笼样品。西沟村确定了茶园为主导产业，还要解决长短结合增收问题，提高茶园综合效益。

57岁的贫困户黄立炳新建了3亩茶园，每亩收入超过3000元。他在余建福的帮扶指导下，开始在茶园养鸡，500多只茶园鸡又为他增收几千元。记者在黄立炳家看到，危房经过了改造，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院后养猪、殿木上种养花菇木耳，小菜园里

满是各类蔬菜，黄立炳实现了家门口脱贫。

如今的西沟村，已经发展标准化茶叶基地800亩，带动了160名贫困劳动力就业，年产优质茶叶2.6万斤，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。整个窑镇镇的茶产业也壮大起来，如今全镇发展茶园超过2万亩。

在余建福的日记中，记者还看到了今年以来，西沟村战“疫”战贫并举的记录。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党员干部一起，顶风冒雨，坚守岗位；农忙时，组织村民有序生产，没有耽误春茶采摘。

12本日记在余建福眼里，只是忙完一天工作后的简单总结，“不值一提”。但这些质朴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“摘帽”的历程。“我们村里到组入户路全部修通了，水电也没有问题。未来5年，茶旅融合就是新的发展方向。”余建福信心满满地说。

(记者李伟)
新华社武汉9月28日电